

## 網

林美蓮

在緣分天空下，是磁場的引力操控它的聚合和分離嗎？還是好像偶爾飄來的一片白雲，那樣不可觸摸？即使用盡千方百計把白雲摘到手中，手握得太緊，白雲悄悄然從指間溜走了。一片雲飄走了，四時變化，陰晴不定，氣候變幻莫測，雲又形成，然後又飄遠去……怎樣可以捕捉若隱若現、時起時落、驟來忽去的那片白雲呢？到底它的跡影又是否好像地圖一樣，只要依循經緯線便可找着呢？我不曉得，唯有用文字編一把繩梯，去攀登那遙不可及的天上白雲，去窺探那雲上的風景；以一顆一蹦一蹦的心去織網，想把雲留下，所以，我密密的編織……

那個明媚春天，我驟然發現那兩列無名樹在一夜之間換上了一樹碧綠的新衣，又在一夜之間，花朵成群結隊悄悄的來了，樹戴上了花冠。白的、淡黃的花朵，與清新的綠葉配合得像首交響曲一般和諧。花一般喜歡綠葉陪襯自己的美，但這無名樹的花，好像用自己的美襯托葉的美，你說不出是花陪襯了葉，還是葉陪襯了花。這花也不會好像鳳凰木那樣，花開得火烈耀眼，只是淡淡然的；風吹來了，也不會隨之送來這花的幽香，而是讓人感受其清新；這花也好像刻意長得像棉花一樣柔軟，不想風吹來時，發出聲音，打破寧靜，只是輕輕柔柔的擺動，跟微風和應。這麼特別的樹，開那麼淡淡的花，是為了襯托同樣淡淡的你之出現嗎？在那個明媚春天，也讓我發現你這

朵白雲飄過我的天空，讓我窺見那雙澄明佇足在我的天空上，輕輕柔柔的牽引一蹦一蹦的心跳舞。可能花和白雲都不想遇見熾烈的夏日艷陽，花紛紛落下，落英鋪出棉花一樣的大道，送別白雲，好讓白雲不會沾上一點凡塵，白雲也在那個初夏輕輕的飄去了……

但我不忍白雲飄去，於是開始編織，以文字織網——先一封電郵問個好，接着一封電郵言志趣，跟着一封電郵談學問，之後一封講原則，又一封說見解，再一封述生活，新一封訴動向，再新一封陳感受，又之後……在250天裏，話題轉了又轉，時如摩天輪，慢慢的，看得高一點，眺望遠一點，視野大一點；時如旋轉木馬，輕輕快快的，景象近一點，看得清楚一點；間中像過山車，驟起驟落，緊張不已，無論哪一種，總是帶着一片赤子之心。不論議人論事談觀點，事事都渴望有回應，儘管只是隻字片語，也視字字如珍、字字如珠，珍而重之收藏於一蹦一蹦的深心寶盒裏；即使在那短短的句逗之間，都是一片片重要的拼圖圖片，拼出雲端的風景，也就是窺探雲上是一道怎樣的風景之重要線索；即使開個小玩笑，也希望回應說：「小玩笑很有趣呢！」想像光纖盡頭一廂在微笑，所以，我也微笑。

可能太渴望得到回應，因而按捺不住不斷的問，又可能：我利用了白雲的宏量為特權，肆無忌憚的抽取雲裏的養分，作為我織網之用，於是，沒了沒完的問，問東西、問南北，無論問得多麼愚昧幼稚，問得多麼可笑，包容和忍耐是我的通行證，進入雲裏抽取養分織網。直至第364天……我開始懷疑：雲裏的養分可能是有配額的，我的通行證可能是有期限的。第360天，即2006年12月26日，台灣發生強烈地震，這一震令千千萬萬網民賴以織網的編織機——海底通信電纜受損了，網絡嚴重擠塞。自第360天，我每天耐心的嘗試登入電郵郵箱，嘗試，

失敗，又嘗試，又失敗，再嘗試，再失敗，仍然嘗試，還是失敗，還是嘗試……終於……登入了！嘆！嘆！嘆！……心不禁緊張起來，又等……先是「Yahoo! Mail 雅虎香港」的版頭，又再等……等……到收件箱了，有四封新郵件，心裏問：有從雲端傳來的嗎？第一封是永遠準時得很的BBC Daily email，第二封是銀行的宣傳郵件，第三封是設計雜誌的座談會宣傳，第四封……是一位久違了的朋友寄來的新年問候，可是……沒有從雲端傳來的……

第360天這個左右震動的強烈地震，連我這個住在九龍半島於獅子尾巴下的也感覺到它的威力，它把我的網也震毀了，但又好言慰解：「要為他人的需要而微笑，微笑會使人可愛點、可親點；要是想跟別人交朋友，必先懂得跟自己做朋友；無論你多麼用功、多麼勤力的在那脆弱的虛妄國度織網，都是不立體的、欠真實感的，這只會使人留於想像之中而不能自拔。也許，想像會給人歡樂，然而，你所織的網並不能把白雲留下，反之，只是作繭自困，陷於虛網之中。」還補充一句：「雲的來去，的確不到人控制的，更何況白雲是天上驕傲的雲，它是屬於自由的、屬於天空的，嘗試去控制的人，結果可能也是徒然的，雖然我們可能有夢想 “*The Impossible Dream*” 的勇氣，但也得有 “*Let It Be*” 的胸襟。有人說：『生命因孤讀而不孤獨』，從閱讀可能悟出智慧，智慧又可能令白雲收攏飛翔的翅膀，佇足在你的天空上。即使悟不出智慧來，閱讀也是樂趣啊！呵呵！……」

第365天，仍希冀着聽到從雲端傳來的喜悅之聲——「新年快樂！」